

忽刺八

「忽刺八」？大多數讀者賢達應是一頭霧水。《金瓶梅》裏多次出現這個詞，「忽刺八要往前進嫁人」「今日忽刺八又冷鍋中豆兒爆」「忽刺八要烙餅做湯」……筆者看到了，就如那漂泊在外幾十年忽刺聽到鄉音一般，無比親切。

兒時在山東老家，這個詞十分普遍地使用。意思是突然、冷不防，帶有驚異的情緒在內。雖常常說聽，卻從不知是哪三個字。如今，六七十歲以上的老輩人，在聚居的「語言島」內還在用。天南海北四散的我們雖聽得懂，但基本已不用。至於「〇〇後」們，差不多毫無概念了。

這瀕臨滅絕的「忽刺八」，「忽刺八」地從方方正正印刷的古典小說跳出來，簡直忍不住要Respect一下。另一本山東文人創作的世情小說《醒世姻緣傳》，則有：「他虎辣八的，從前日只待吃燒酒白雞蛋」。及至牽連到《紅樓夢》裏的「忽喇巴的打發個屋裏人來了」，可見這個詞非山東獨有，而是通行北方。

忽刺八、虎辣八、忽喇巴，都是表音，具體詞源恐怕已無人說得清。查明朝萬曆年間北京宛平知縣沈榜所著《宛署雜記》，書中輯錄了大量在他看來「里巷中言語亦有不可曉者」，比如「倉促日忽喇叭」「人不修潔曰邋遢」「頭曰腦袋」「喉嚨曰嗓子」等。沈榜是湖南人，在京城裏聽到這些詞，竟都視作異物。可見「腦袋」等都尚未通行。

腦袋、嗓子、邋遢，現在卻都是大江南北司空見慣的常用詞。但同一位位的「忽喇叭」，卻近乎絕跡了。好比同一屆演藝訓練班，有的同學成天王巨星，有的卻連「茄喱啡」都當不上了。曾經的日常俗語，也逐漸地被時光過濾稀釋，詞競天擇，有些仍在語言汪洋裏澎湃，有些已在小島沙灘上幾近乾涸，再過幾十年恐怕將完全「作古」。



越南鴨肉粥

到越南旅行，如果把味蕾只奉獻給各種各樣的河粉、三文治，那可虧大了。有種美食會讓你一秒鐘「穿越」回香港，吃得黏貼舒服，完全沒有陌生感。

大名鼎鼎的鴨肉粥，不僅是冷天裏的首選，也被無數美食雜誌評為必吃菜品。最難得的是，招牌從來不「耍大牌」，街頭巷尾小食店，能覓食落腳的地方，就不缺它的存在。

粥可真是直通人類靈魂跟胃的「神物」，樸實無華，內藏乾坤。好吃的粥，又有誰會拒絕呢？有趣的是，越南人熬粥的習慣很特別，會先用熱油把米粒炒到金黃，然後再熬煮，做出來的粥米香撲鼻，質地再濃都蓋不住，分分鐘要跳起來，把你拽回到碗裏去。因為用的米也不同，粥保留了米粒的彈糯，不模糊口感，哪怕同時舀起一大塊鴨肉也不違和。至於這肉，就更不用說了，越南人吃鴨的歷史源遠流長，大概是深受殖民時期影響，直到如今都沒有一隻鴨能完整地走出這個地方。很多人說越南烤鴨甚至能自成一派，檸檬鴨、鴨肉粉，就連麵包中都能夾上鴨肉大快朵頤，但似乎哪樣都不如這份鴨粥溫暖、有質感。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到用心熬煮的深度，用鴨肉和鴨骨熬的湯被米粒吸飽，絕不浪費一滴精華。從味道上說，油潤、豐富，粥中加入甜魚露，混合上辣椒、薑末、蔥、蘿蔔，最後撒點胡椒粉，別看一勺通體雪白，但吃在嘴裏真有異彩紛呈的感覺。即便如此，粥的平衡感也不會被打破，鴨肉絲毫不柴，跟本港燒鴨比起來，少了一些肌理間的彈性和汁水，但溫吞的個性粥又更為貼合，互不搶戲。再加上大塊的鴨血、鴨胗、鴨油沙拉，對一個愛吃鴨肉的人來講，這碗有你想吃的一切，能以一粥「窺」全鴨，也相當物超所值了。



著名數學家陳省身曾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題詞：「不要考第一。」乍一看，有些費解：「第一」難道不好嗎？再一想，陳省身道出了一種高明的教育理念，也告訴人們一種成長智慧。

我們都上過學，考過試。每一個被分數虐過無數遍的人，應該都能體會到「考個好分數」與「考第一」絕非一回事。有時候，僅僅因為粗心點錯一個小數點，或者着急而字跡有些潦草，丟了一分半分而與「第一」失之交臂。這樣的小失誤並不能說明對

《太平御覽》裏有一個故事，有人熬好了一鍋菜羹，舀了一杓嘗味道如何，覺得有點淡，就把鹽撒進鍋裏，然後又嘗了嘗木杓裏的羹，覺得還是太淡，便又加鹽到鍋裏，不過仍舊去嘗原來木杓裏的羹，如此幾次三番。

這個「放鹽鍋中，嘗鹹淡於瓢」的小故事，主要是講不能局部、靜止看問題的道理，不過側面也反映一個生活細節，就是以前的人燒湯做飯，是直接上嘴嘗鹹淡的，菜羹快做好之際，隨手就舀一杓咂摸一下鹹淡。民間還有一個俗語「廚子的嘴，媒人的

近代有關戰爭的影視作品，除了以電腦特技展現激烈的戰鬥場面，亦着重展示戰士的堅毅精神。一般兩至三小時的電影能夠給予觀眾高度觀感刺激；若是電視連續劇，則要看導演如何將「武戲」和「文戲」交錯結合，透過角色感悟而表達人性光輝。香港導演劉偉強監製及執導的內地電視劇《上甘嶺》，故事關於抗美援朝的重要戰役。劉導的敘事手法，能將志願軍的激昂鬥志展露無遺。

二十四集《上甘嶺》劇集中講述志願軍於上甘嶺對抗以美軍為首的

又一年立冬將至，我國北方已經明顯感覺到寒意襲來。本周應景地推薦一版維瓦爾第的《四季》協奏曲。專輯由飛利浦唱片公司於一九八〇灌錄並發行，英國女指揮家、小提琴演奏家伊奧娜·布朗攜手田野間的聖馬丁樂團聯袂演繹這套綽號「紅髮神父」的維瓦爾弟經典套曲。唱片封套頗為契合冬至的節氣，由十八世紀法國洛可可巨匠安東·華托的追隨者小弗朗索瓦·奧塔維恩所繪製的《冬天》。

小奧塔維恩在創作過程中顯然參照（接近於整體複製）了帕特所繪的《冬天的預言》。畫作描繪了一個寒

知識理解和掌握的情況，更不能說明考生的能力。對於學校和老師而言，如果把「爭第一」定為學生的目標，必然會搞得班中「卷」意盎然。本成績差或許倒無所謂，處於第一梯隊的則「壓力山大」。對於學生而言，如果把目光綁死在「第一」上，便可能在細微處耗費過多精力，使有限的人生浪費在無限的「內卷」之中，反耽誤了對廣博知識的汲取，以及個體興趣愛好的培養。

不要考第一，並非放棄追求更好的自己，而是更清醒地意識到：鍛造

腿」，說媒人腿勤快了才能把姻緣促成，廚子嘗滾燙的飯菜才知道味道的鹹淡，也是這生活細節的註腳。

用今天健康餐飲的標準來看，廚師用嘴嘗鹹淡肯定是不健康的，人嘴裏含有大量細菌，很容易傳播疾病。但是這個流傳千百年的習慣仍然很常見。一個朋友在小城裏做廚師，燒菜在當地小有名氣，我一次撞入廚房想「偷師學藝」，廚師朋友按平時操作燒製，加油、放料、翻炒、上色一氣呵成，臨出鍋時，照例用炒菜大勺舀一勺就放嘴裏嘗鹹淡，絲毫不覺不妥，而且嘗完之後還盛情邀請我也嘗

「聯合國軍」。全劇可以分成三條支線，分別是第十五軍的軍長秦基偉如何指揮大局；第八連的副連長段顯峰與同袍如何死守坑道；敵軍美國的范弗里特將軍為面子而戰，並將韓國軍隊玩弄於股掌之中。真實歷史當中，志願軍的兵力及軍火原本有限，第十五軍運用戰術備戰，死守坑道的戰士在缺糧缺水之下仍然奮勇抗敵。《上甘嶺》的戰爭場面主要描繪步兵及炮兵的作戰狀況，演員在戰壕及坑道的表演都具有高度真實感，於現場環境拍攝的難度可見一斑。



冷的冬日午後，幾位衣着華麗的男女在河道上滑冰玩耍的一幕。作品採用西方傳統的焦點透視構圖，河道呈一個三角形向遠處延伸。火紅的太陽無

鷓鴣羊肉酒

添水炆煮，可作濃湯。酒水多加，可作湯底，是飲食養生的好主意。

佳餚美酒，不限時地，元代《玉山璞稿》載詩作《次韻劉季章治中邀夏仲信郎中游永安湖》，記古人辦船席，遊湖飲宴，其樂無窮，詩言：「湖上筵開漲水戲，卷幔涼風吹短蒲。大魚聽樂浪頭出，小艇賣花城內無。丙鼎庚庚識饕餮，甲煎斑斑炙鷓鴣。酒酣賦詩動海色，紙帳書能寄吾。」

船上吹風，戲水看蒲，買花聽樂。識飲食文化，開饕餮胃口。香草佐料，煎煮斑鳩，燒煎鷓鴣，美食配酒。憑酒意賦詩，依雅興留字。一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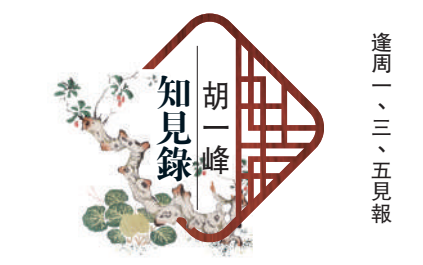


不要考第一

自我是漫漫征途，必將經歷無數次有卷或無卷的「考試」，不可能也沒必要次次爭第一，盡力而為，坦然接受，足矣。不要考第一，不是自暴自棄，隨波逐流。相反，人生航船的舵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受眼中人、身邊人甚至想像中的「別人」牽引，無論他是遙遙領先的「第一」還是緊跟不捨的「第二」，他人或可作參照，卻不可當成自己的模板。

生活是一大堆盲盒，開錯一兩個並沒有關係。條條大路未必都能通到羅馬，但去羅馬確實需要賽跑，不

過，賽道絕不止一條。不要考第一，並非鄉願式的「中庸之道」哲學，而是把人生建立在自信自省自覺自勵的基礎之上。因此，當我們面對「卷」的威脅，或瀕臨「躺平」無奈，不妨想想陳省身的告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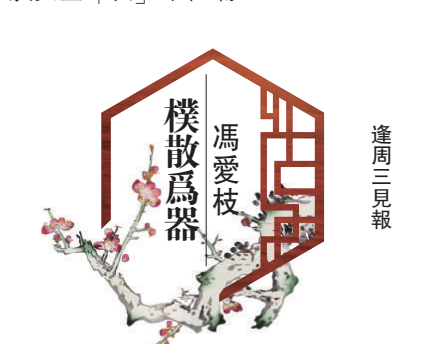


「食」不相瞞

廚師燒菜做飯都在後廚，而顧客在餐館堂食或者點外賣，基本上看不到「廚房重地」裏的操作，不知廚房是否乾淨整潔，廚師烹煮是否衛生。以前曾看到有人在網上發帖，說在外吃飯一般不敢要求返工重做，原因是害怕心眼小的廚師報復，在飯菜裏吐口水等來「加料」。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十年之前，內地開始推廣「明廚亮灶」，推動餐飲服務提供者使用透明玻璃窗等方式，讓顧客可以直觀看到後廚的操作，從而對餐飲行業進行監督。近

年內地明廚亮灶的餐館越來越多，而且還與「互聯網+」結合，消費者可以通過手機程序與餐廳後廚連網，將整個烹飪過程看得一清二楚，保證餐飲安全「食」不相瞞。



《上甘嶺》

作為電視劇，不可能每集都在呈現戰爭場面，如何以「文戲」交代角色心態，以至透過角色關係而推進故事，就是考驗導演的能力。全劇有好幾場戲令觀眾感受至深，能夠展示導演藉着食物來與生命作出關連。首先，十五軍為死守坑道的八連運送蘋果，但途中遭被敵軍火力襲擊，最後只有一個小蘋果送到坑道，八連的戰士輪流拿起小蘋果，更加激起頑強鬥志。故事末段，經過連場苦戰，原本三百多人的八連，只餘八人平安歸隊。秦基偉與隊伍親自煮沸餃子向八

連慰勞。各人一面吃着熱騰騰的餃子，一面追憶個性爽朗、喜愛烹飪，但已在戰場壯烈犧牲的指導員胡滿倉。八連隊員的食相與淚容混在一起，雖說「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是戰士們對為國捐軀的同袍，確實難忍悲愴之淚。



立冬

疑是遠景中的高光，夕陽將天空映射出橙紅色的餘暉，也和畫面右側剛剛飄過的烏雲形成對比。遠景隱約可見的建築村落，被畫家通過空氣透視法營造出朦朧的虛幻感。

河道左側乾枯的樹木和右側的城邦形成左右呼應，也製造出兩側高度的錯落與疏密。畫中前景一位男子正推着雪橇，載着身穿紅袍裹着頭巾的女子前行，女子扭頭回望，似乎正在和他交流。最右側的男子顯然是個旁觀者，而左側坐在冰面上的另一位男子則在換冰鞋。在河道正中央，還有兩個人自在地滑向遠方，留給觀者的只有他們漸漸模糊的背影。左下角還

有一隻黑白相間的小狗，直勾勾地盯着這幾個在冰面上活動的人們。雖然小奧塔維恩是華托「雅宴畫」風格的追隨者，但這幅臨摹帕特的冬景畫顯然更具備十七世紀荷蘭黃金時代的藝術特徵。

「碟中畫」《四季》／《冬天》



《胡笳十八拍》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在繪景、抒情、寫意為主的古詩詞中，如同《胡笳十八拍》一般的長篇敘事詩少之又少。即使是千年之後的今天，依然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悲痛與淒苦。先是國破家亡被虜受辱，終於兩國停戰被贖回國時，卻又要與幼子分離，「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骨肉至親自此天各一方。

專欄寫到這裏，我突然明白為什麼自己在讀《胡笳十八拍》時會有這麼強烈的感受：中國的古詩詞，從「女性」視角出發的已經很少——往往是男性作者通過自比女性來表達某種情緒，如李白的《玉階怨》中，一句「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塑造出一個深夜痴立階前，露水侵濕羅襪而不覺的宮女形象，實則寫的是懷才不遇，期望君王垂青的自

己——而從「母親」視角出發的就少之又少了。寫母親的很多，孟郊的《遊子吟》、李商隱的《送母回鄉》等等，但以母親身份寫作的，一時之間，除了《胡笳十八拍》還真想不到第二首。這首敘事長詩同時也是古樂府琴曲歌辭，也就是說，辭要加上曲，才是《胡笳十八拍》完整的藝術形式。香港中樂團十一月十五日的音樂會「古·今」，就會上演吳大江曲的《胡笳十八拍》，女聲獨唱是龔琳娜。現在就已經在期待，在維港之演奏響的《胡笳十八拍》了。

